



鲁迅作品选

毛主席語錄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義論〉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凶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

里就是說无产階級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階級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illegible]

— 200 —

[illegible]



魯迅先生一九三〇年九月
二十一日照于上海
晴平立上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

說 明

本書是為我系工农兵學員學習《魯迅及其作品》課編選的教材。分上下兩冊。上冊編選了魯迅雜文五十八篇，下冊編選了魯迅書信二十五封，小說七篇，詩歌八首。

作品編排次序，按發表年月的先後排列。文後的注釋，大部份是根據兄弟院校的有關材料翻印和編寫的。有錯誤和不妥之處，請提出批評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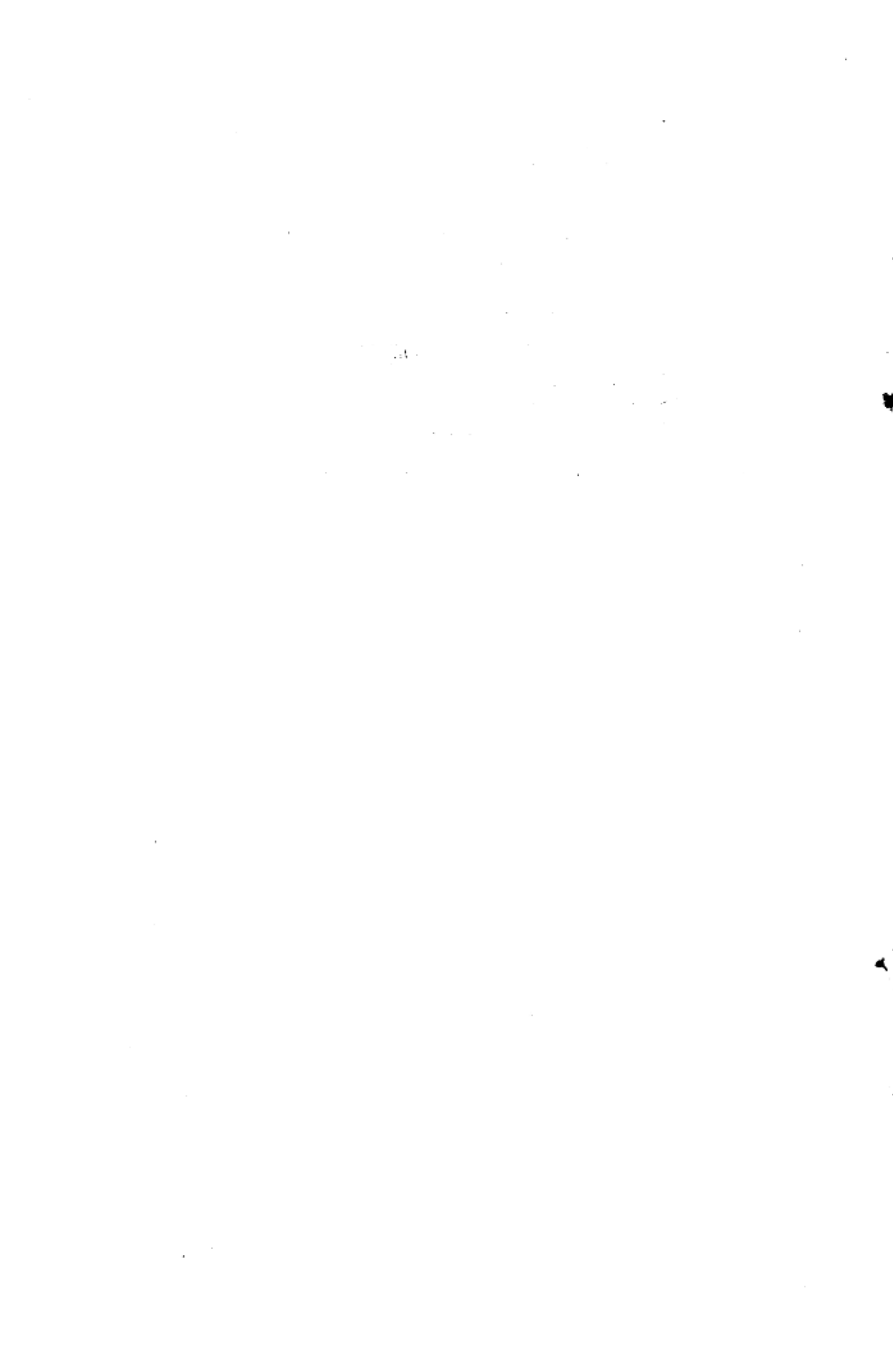
目 录 (上册)

杂 文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5
估《学衡》.....	7
未有天才之前.....	12
忽然想到(五至六).....	17
灯下漫笔.....	23
答K S君.....	33
并非闲话(二).....	37
这样的战士.....	42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45
我还不能“带住”.....	58
无花的蔷薇之二.....	64
纪念刘和珍君.....	70
《野草》题辞.....	76
答有恒先生.....	78
革命文学.....	86
文学和出汗.....	90
“醉眼”中的朦胧.....	93
文艺与革命.....	102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10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12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35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39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47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51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154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60
知难行难	172
“友邦惊诧”论	175
答北斗杂志社问	178
《三闲集》序言	180
《二心集》序言	187
论“第三种人”	192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98
《自选集》自序	203
为了忘却的纪念	207
小品文的危机	218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223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233
答国际文学社问	245
倒提	247
拿来主义	252
看书琐记（二）	256
门外文谈	259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81
答《戏》周刊编者信	284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291
叶紫作《丰收》序	301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305
《花边文学》序言	313

白莽作《孩儿塔》序·····	318
难答的問題·····	320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322
論現在我們的文学运动·····	327
半夏小集·····	33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統一战綫問題·····	336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354
“这也是生活”·····	361
死·····	367



随感录_{五十七} 現在的屠杀者^①

(一九一九年)

高雅的人說，“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晒之者也。”

中国不識字的人，单会講話，“鄙俚淺陋”，不必說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話，以自文其陋”如我輩的人，正是“鄙俚淺陋”，也不在話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鏡花緣》^②里說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滿口“酒要一壺乎，两壺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終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講話，便依然是“鄙俚淺陋”的白話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晒”，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現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注 释：

①本篇作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后由作者編入《热风》。

一九一九年春，以林紓为代表的封建复古主义者在报上发表文章，使用恶毒的語言对当时所提倡的白話

文、新文学进行咒罵和詆毀。之后，林紓又发表《論古文之不当废》、《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长》、《致蔡鶴卿太史书》等文。竭力反对白話文的推广。

本文就是针对当时封建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林紓而作的。魯迅一針見血地指出，林紓之流所以声嘶力竭地反对白話文，其根本目的是要把刚刚兴起的新文学、新文化加以扼杀，以便维护封建阶级的統治。因而他們无異是“现在的屠杀者”，必須予以猛烈的抨击。

②《鏡花緣》，长篇小說，清朝李汝珍著。这里所引酒保的話，見該书第23回《說酸話酒保咬文》。君子国应为淑士国。

估 《学衡》^①

(一九二二年)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报副刊》上看见式芬先生的杂感，很诧异天下竟有这样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同《学衡》^②諸公談学理。夫所謂《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門”^③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于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說，“籀繹之作必趋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載道”，却也應該“达意”，而不幸諸公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看罢，諸公怎么說：——

《弁言》云，“杂志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头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东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于“杂志邇例”的宣言，并为一談，太汗漫^④了。《評提倡新文化者》^⑤文中說，“或操笔以待。每一新书出版。必为之序。以尽其領袖后进之責。顾亭林^⑥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标准与良知。犹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来做一篇序“以尽其領袖后进之責”，便有这样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⑦的“言”了起来呢？

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却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權》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⑧，并未做Pia of Uto，虽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槓呢。于古未聞“觀史之咤”，在今不云“寧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國學摭譚》中說，“虽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摺紳先生難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為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摺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摺紳先生也難言之呢？推度情理，當從後說，然而太史公所謂“摺紳先生難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黃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嘗“難言之”^⑨。難道太史公在漢朝，竟應該算是下等社會中人么？

《記白鹿洞談虎》中說，“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扶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談噱之類也。”姑不論其“能”“健”“談”“稱”，床上安床，“扶噬之狀”，終于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談噱”，也可謂太遠于事情。倘使但“資談噱”，則先前的聞而色變者，簡直是獸子了。記又云，“僂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麼，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見。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復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虽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烏巢，那便犯了復，而且“之下”二

字沒有着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全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為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說：這是“挂腳韻”⑩。押韻至於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的“六麻”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採集植物游記》，連題目都不通了。採集有所務，並非漫遊，所以古人作記，務與游不並舉，地與游才相連。匡廬峨眉，山也。則曰紀游，採疏訪碑，務也，則曰日記。雖說採集時候，也兼游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里，一列舉便不“古”了。例如這記中也說起吃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採集植物游食眠記》。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毛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託⑪，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了。

總之，諸公掎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于舊學並無門徑，并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熬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錄兩來，于新文化無傷，于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注 釋：

①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晨報副

刊，署名风声。后由作者編入《热风》。

一九二一年，继林紓之后又出现了胡先驌、梅光迪、吴宓等封建复古主义者，他們办《学衡》杂志，撰文反对白話文，攻击新文学，宣扬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他們标榜“学貫中西”、“博古通今”，实则文字謬誤百出，論調陈腐不堪，是一伙招搖撞騙的遺老遺少。鲁迅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这一批浅陋无知的学衡派而发的。作者着重列举他們文章中的种种錯誤，指出他們所写的东西“文且未亨，理将安託”，笔鋒犀利，击中要害，使这些“假古董”的真面目暴露无遺。

②《学衡》，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重要杂志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創刊，吴宓主編。它的重要撰稿人有梅光迪、胡先驌等

③聚宝門，南京城門之一。学衡派等人多在当时南京东南大学教书，所以說“聚在‘聚宝之門’左近”。这是作者故意模仿学衡派复古主义者的“烏托之邦”、“无病之呻”等不通的古文笔調，用以諷刺他們的。下文所写的“英吉之利”、“觀史之陀”（觀史陀，梵語，“知足”、“滿足”的意思）、“宁古之塔”（宁古塔，东北地名）、“有病之呻”，也是同样的用意。

④汗漫，过于广泛，不着边际的意思。

⑤《評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作）以及下文所举《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萧純錦作），《国学撫譚》（馬承堃作），《記白鹿洞談虎》、《漁丈人行》（邵祖平作）等，都登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第一期，《浙江採集植物游記》（胡先驌作）全文連載于一

九二二年的《学衡》。

⑥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宁人，号亭林，江苏崑山人。明末清初富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和思想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亭林詩文集》等。“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见《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条。

⑦见《詩經》《国风》《甫田》篇：“未几见兮，突而弁兮。”

⑧摩耳（T. More，一四七八——一五三五），英国著作家，曾于一五一六年著《烏托邦》（Utopia）一书。

⑨关于五帝，我国古籍中記載各有不同，据汉朝司馬迁（太史公）的《史記》，是指黄帝、顓頊、帝喾、唐尧、虞舜等五个远古的帝王。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对于他們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并不是很“难言”的。所謂“难言”的，是司馬迁文中所說的“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所以才感到“难言”。这里，作者摘引学衡派的复古主义者的两句古文，以指出他們不但文字不通，甚至連古文都沒有看懂。

⑩我国旧体詩一般都在句末押韵，叫做“韵脚”。如果不管詩句意思是否通順，仅是为了押韵，用一个同韵的字硬凑上去，就被称为“挂脚韵”。

⑪“文且未亨，理将安托”，意即文章詞句尙且写不通順，学说主张又依靠什么来表达。